

续资治通鉴长编

續貴州通志卷之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三月甲午侍御史孫升言臣聞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蓋政事失于下則天變見于上如影嚮之應形聲也伏見自春以來雨澤愆期聖慮焦勞至誠惻怛憂念元元祈禱天地宗廟神祇可謂至矣然雲屢密而不雨或雨而不能霽需未副陛下焦勞之意者何哉豈冤抑愁歎有所未伸以傷天地之和氣耶蓋匹婦銜冤猶能致旱況搢紳士大夫乎竊見比部郎中劉宗傑昔年因執政與御史協比追攝宗傑繫獄都省人吏希旨爲奸宗傑久負屈抑一旦身居刑部因見從初行遣

不公案牘悲憤不平遂再三論列雖事係大赦以前緣宗傑剛忿常罹繫獄之冤不能隱忍自謂今日可以暴露奸宄之惡朝廷怒其如此黜之郢州又下御史臺差人押出如宗傑一人固不足惜但自此陳訴六曹屈抑者每指宗傑爲戒無復敢有再三陳奏者而尙書省諸房明有敕令應公文申陳論訴六曹行遣不當不得更付本曹自合本房取索公案考察當否與奪結絕臣訪聞尙書省諸房避見與奪行遣都司不復檢察往往卻付本曹取會迂枉稽滯至有經年不決者受屈之人又不敢再有奏論愁歎之聲盈于道路天聽高遠何由聞知況尙書省乃天下訴訟取決之地而稽違如此何以副陛下至誠惻怛憂念元元之意哉伏望聖慈特降指

揮內外臣庶應有曾經朝廷論訴冤抑久未結絕者仰具詣實因依經登聞鼓院投進並送兩制諫官取索從初一宗行遣看詳事理疾速與奪逐旋聞奏庶幾伸雪冤抑感召和氣少副陛下焦勞之意中外幸甚

編類章疏係五

年三月二十九日劉宗傑黜知郢州在四年三月八日

是月宥州牒除塞門屈曲分畫其餘比接諸城取直畫

定其間地土雖甚濶遠亦割屬漢

此據政目但板數差錯或是正月末事當

存此去彼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聞湯以六事禱旱一曰政

不節歟今朝廷議減官俸罷吏祿君子嗟惻小人愁怨公利所得不多人心所失已甚減俸傷養廉之名罷祿有縱貪之實其近政不節矣伏望聖慈批降寢罷以安羣情貼黃戶部置局減省已久四方取索文字紛紛不

絕不惟減刻之名虧傷國體而又行移之迹動搖人情
官吏坐食更增浮費但見所損未知所益伏望聖慈詳
酌此事終是不便速賜指揮罷議浮費局但委本部郎
官結絕減省一事今來人情嗟怨議論沸騰必已上達
聖聽若忽降中旨罷局盡得中外歡心臣所以乞批降
中旨所貴恩德上歸兩宮事體自合如此招怨動眾非
今日所行之事伏乞深留聖意仍乞今後深察妄議一
切不行漸就安靜上副清衷

有論

御史中丞梁燾等言

燾言不得其時因是春旱
附三月末正月十日燾先
四日為中丞臣風聞尚書

省人吏時忱等四人用酬獎推恩其已擬定多是違法
內任永壽自文資選人換殿直卻留在省蘇安靜自主
事減所少月日直補都事此二人尤為僥倖某人轉一

資某人減二年磨勘太優永壽等四人素號強橫舞文
用事自元豐以來大臣倚以爲奸故不能制今執政亦
有優容聽任之謗比來酬獎輒敢自營豈可更留政事
之地伏乞聖慈明察候進呈文字特賜指揮且用擬定
名目並與轉出如此處置可以少補威明存全公道此
事臣等訪聞參考得實方敢上奏如聖意采用臣言卽
乞批降指揮應干繫人特免根勘其四人並依條與合
出官遠小處差遣所貴中外咸仰威明四人奸狀暴著
人人皆知之獨恐朝廷未知爾言路旣久聞公議沸騰
不得不言今若取此四輩逐出示朝廷本不姑息此曹
卽自然羣情厭服人言可止臣恐來日便有進呈故急
以奏聞蓋垂簾之際此等事不可使之寢長須當裁抑

以正公道如出聖斷則下知敬憚

政目五年二月二日都省吏蘇安靜時憚

許出職三月二十六日都省吏時忱出職任永壽歸吏部又言竊聞尚書省人吏任

永壽等四人連黨為私濫旨恩典超資越級紊亂法度

閉塞公道羣情共怒御史劾治允合清議竊以正本之

地綱紀所屬執筆之吏猶須審擇似此奸孽不可復留

伏望聖明洞察並賜斥逐仍乞面飭大臣盡公施行少

懲官弱吏彊之弊以正威柄貼黃胥吏營私冒利為事

亦小至于壞亂法度欺罔朝廷其體甚大此臣不敢不

言也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以儆奸慝又言臣近論奏御

史劾治尚書省吏四人壞法盜賞並乞斥逐竊聞已降

指揮任永壽送吏部三月二日某人別無施行底留僥倖

制罰不明愈為政令之累清議殊未厭服竊以朋比為

奸而不去是容其爲姦而不禁其長惡也同罪而異罰
非所以持刑之平而示天下以至公也然則何以遵朝
廷之清明懲小人之無忌憚乎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并
出某人用臣僚所言某等罪狀明行斥逐震摧陰慝以
全綱紀

某人當斥其姓名蓋
時忱時憚蘇安靜也

又言臣竊以今來臺臣奏

劾尙書省人吏任永壽等四人事最得詳實此四人雖
走立簿書之間氣岸侵侮口決可否招權用事從來最
著外議沸騰人皆知之惟是聖聰高遠久未徹聞大臣
爲此輩蒙蔽或有未知最是陵奪化權擅擬特旨壞亂
法度情涉巨惡義不可容若不痛爲懲戒小人轉更恣
橫向去必有甚于此事者當兩宮臨御之時所當嚴謹
法度肅正綱紀使中外遠近皆知敬憚此臣等所以望

重賜施行也自合乞送所司根勘明正典刑仰惟聖意
曲全仁貸慮致根株牽連其事甚大故臣等但願逐去
四人姦惡最甚者亦可使少知儆懼若是姑息存留自
此無復沮止百司胥吏無以懲誡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伏望聖慈深以爲念特降中旨早賜施行貼黃大臣本
只是失點檢鹵莽爲過至輕旣聞有人言便合具實面
奏謝罪後乞一一改正如此方爲公忠恭順若或委曲
庇護妄說道理旣不肯盡行其事又不肯逐去其人卽
是全無畏懼公然黨惡與之同爲欺罔其罪甚大臣不
敢便謂大臣如此伏望聖慈面賜檢察如果涉此傲慢
之迹亦望令臣等畧知又貼黃臺臣今來論列此事乃
是能爲陛下點檢朝政闕失儆察羣下蒙蔽不畏彊禦

不避怨怒無負于兩宮聖恩矣伏望睿慈更賜主張如
因上殿敷奏優賜開納使得盡忠直之言上補聰明又
貼黃恭聞陛下至公無私以正天下至如昨來大臣朋
姦罔上亦所不容況此三四黠吏玩法自營豈可一日
而留有玷政事伏乞斷在不疑速賜施行免致言者紛
紜紊煩聖聽若以過惡言之則某人為第一若以名目
高下言之則某人為第一然此四人表裏為姦大體相
同不可使在政本之地伏望指揮與遠小處差遣明年五月
十八日中丞趙君錫言近降敕命 燾又言臣竊以左
任承壽決臂杖二十千里編管
右司之職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近者人吏
違條冒賞事由都司而後下曾無舉正罪孰甚焉今若
置而不問何以儆飭慢官竊恐諸司綱紀寢以不舉公

議廢鬱有害政體伏望聖慈詳酌特賜指揮施行以示
法令之明貼黃狡吏亂法遂招物議已蒙朝廷逐去奸
人無復可論者緣都司正是糾違之地而先自失職不
可並無行遣此物議所以未平而言者不敢輒止也伏
乞聖明詳酌早賜指揮又言臣竊以臺諫近累論列都
司失職至今未蒙指揮朝廷方覈功罪之實而示天下
以至公尙書省政本之地而刑賞又政之大者有罪之
罰不可畧于近私而密于疎遠以疑清議伏望聖慈深
察早賜指揮檢會累奏施行又言臣近論奏都司失職
乞賜詳酌行遣至今未聞指揮竊以都司爲政府屬官
所以補救執政之闕失而糾正諸有司之綱紀也苟曰
事一出乎其長而我不預焉安用其爲屬官耶吏誕謾

壞法而不知舉將何以盡糾正之任而爲之長者亦誰
賴而求全耶謂之委曲容奸則不可徧累以私謂之偃
仰忽事則不可獨歸其責朝廷方覈功罪之實而示天
下以至公尙書省政本之地而賞刑又政之大者不可
私于此近而重廢法以疑清議焉欲望聖慈明察指揮
檢會臺諫官所奏參酌早賜施行 侍御史孫升殿中

侍御史賈易言

升與易同奏據十二月十日

臣聞威福專

出于人主則賞罰公于天下執政大臣秉國之鈞惟德

是與推平一之德則無偏黨重輕之私以至公爲心則

有進賢退不肖之別當垂簾聽政之日是輔臣一德之

時苟違平一至公之心則致作福作威之漸此陛下不

可不察也伏見中書省後省修六曹寺監祿額文字了

畢置局累年費用不少所減止及十萬尙書省吏額房
又止是看詳重輕而本房人吏申請以爲自來未有似
此體大者瞞欺大臣龔瞽中外各徇私意僥倖恩典內
蘇安靜乞先補正都事任永壽乞換本等班行時惲乞
先次補守當官皆不候聖旨便行擬熟況特旨乃法令
之外出于人主之意惟君上得專非人臣所擬今來三
人旣徇私意陳乞違條例恩賞不候聖旨更行擬熟則
是爵祿名器胥吏自專而賞罰威福人臣可作安有仁
聖在上忠賢協謀乃容此曹自擅爵賞肆已所欲紊亂
紀綱且官弱吏強豈宜見于今日而廢法亂紀將必由
于此曹臣誠孤微職在繩糾臣爲耳目苟懷畏避以自
取容則上負陛下委任之誠下失微臣平生所守發于

忠憤不避怨仇有補聖明誅死無恨伏望聖慈察臣所
奏少賜省覽宣示執政大臣自祖宗以來有司看詳文
字有無大于六曹寺監祿額者本省人吏陳乞違條例
恩典有無不候聖旨便行擬熟者出自聖斷早賜施行
天下幸甚貼黃先朝創立官制爲一代之典可謂體大
矣豈與今來看詳六曹寺監祿額文字爲比然官吏止
是等第支賜卽無法令之外特擬違條例恩賞事又言
臣近論奏尙書省都司壞陛下之法廢陛下之令使法
制不專于人主詔令不信于朝廷罪惡顯明中外憤鬱
若不明行典憲何以肅正紀綱伏蒙聖旨付外施行臣
竊聞都司官吏別無行遣止送任永壽歸吏部永壽送吏部在
三月二十六日中外聞之莫不怪駭伏以朝廷上下維持者以

有法度紀綱乃治亂安危之所繫也今都司官吏公然廢法令擬特旨擅爵賞肆已所欲紊亂綱紀執政大臣苟無容奸縱惡之心必正壞法亂紀之罪若姑息猾吏容養奸惡不正典刑異日將有甚于此者而人臣作福作威之漸必自此始陛下不可不以防微杜漸爲戒也伏望出自聖斷別賜處分付有司明正典刑則中外肅清天下幸甚貼黃臣前後奏論尙書省公然廢法令擬特旨擅爵賞紊亂紀綱今來若不正都司官吏壞法亂紀之罪則執政大臣何以自明都司官吏顯有廢法欺君之罪若執政大臣姑息而不治則與都司官吏之罪同言事官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終是亦同爲欺君之惡也又言臣伏以亂法之刑無重于矯制爲臣之罪莫

大于欺君于義必誅在法無赦謹按時忱等欺罔朝廷
廢壞法度特旨出于君上而都司擅擬爵賞由于人主
而忱輩自專紊亂朝綱損傷正體罪惡盈貫人神不容
若不明正罪犯而止送吏部不加竄黜而復齒仕塗則
是欺君者不誅亂法者無罪何以尊主上之操柄杜人
臣之僭竊臣爲陛下耳目之官立朝廷紀綱之地將何
面目出人禁庭稱爲御史若執政大臣不正忱等壞法
欺君之罪卽乞行御史妄言失職之誅以謝中外五月十八日永壽決杖編管又言臣伏以陛下臨御之初元祐元年十月
所降敕條以防三省人吏冒賞之弊示至公于天下爲
萬世法都司郎官一旦廢而不用徇奸吏時忱任永壽
輩私自陳請違條擬賞公議不容時忱任永壽輩陛下